

寫給青年創作家

「但是，我近來漸漸的被某種不安所襲往了。這也不是別的，就是我將來果有做作家立身的充分的天才嗎？這便是我感到的不安。」

以上的話，是從日本的自然主義作家菊池寬的處女作『一個無名作家的日記』裏鈔出的，『一個無名作家的日記』，是一篇專門表現青年的無名作家的苦悶的創作。在這裏面，是跳動着許多青年作家的憤慨和不安，以及他們的高傲和自信，以及爲他們的出身而苦鬥的情形。

青年的創作作家諸君！這一種苦悶的情形，我想，不僅是活躍在『一個無名作家的日記』的主人公的心裏，就是在你們的內心，多少也會成爲一個很糾紛的問

題吧。『我將來果有做作家立身的充分的天才嗎？』這該也是你們自己常常自己反問的話吧。

『你究竟能否成爲一個作家，或者一個天才的作家』的問題，這是誰也不能肯定的爲你解答的問題；因爲作家的成功，是要具有許多的複雜的條件的。但是，在這裏，我們是可以向你們提出一個更基本一些的問題，那就是：不管你是否能成爲一個作家，或者一個天才的作家，你首先必得了解怎樣纔能成爲作家的修養的方法。即使你具有着創作的天才，而事實上不會修養，這賦予你的天才是無用的，即使你沒有充分的天才，若果你能刻苦的訓練自己，也未必不能成爲作家。

總之，無論你是否具有詩人的天才，但『作家的修養的方法』，對於天才的以及非天才的作家，都是十二分必要的。

所以，在這一本小書裏，作爲它的主要的任務的，就是在說明希望成爲作家的青年，應該怎樣去修養——去訓練自己的問題。

二

德國的偉大的詩人歌德(Goethe)，在他的積六十年的力量而成的『浮士德』裏，曾經借着瓦格納的口，唱出如次的詩句。

他說：

『啊，假使人只這般的因在書齋，
每逢年時歲節纔偶而出外，
對於外界只是從老光鏡的遙瞻，

『怎能夠用言說來指導世界？』

這裏，歌德是很顯明的說出了，一個作家要想有大的成就，單只依賴着讀書是不夠的，若僅只依靠着讀書，那結果，充其量，也不過是成爲一個『書呆子』而已。

那麼，在『讀書』之外，究竟還要依靠着什麼呢？

再看歌德的詩吧：

『取材不在遠，

只消在

充實的人生之中，

『只消在充實的人生之中』——

這是一個經典。這是一個作家的更重要的任

務，這就是說，你要成爲一個作家，首先，你就要去生活，使你的生活充實，這

樣，你的作品纔會有力量，你纔會有偉大的創作上的成就。

所以，我現在要首先告訴你們的，就是——

『你們要與生活接觸，要鍛鍊你們的人格。』

爲什麼要與生活接觸，要首先的來鍛鍊自己的人格，在創作上纔會有成就呢？

讓莫爾頓(O.S.Marden)來解釋吧。

莫爾頓在『生活和著作』篇裏寫着：

史篤甫女士(Harriot Beecher Stowe)著的Uncle Tom's Cabin，曾風行一世；後來印刷家再徵求她的新著，她就做一篇講到淒慘地沿的故事，叫做『特賚特』(Dred)。當時有幾位機警的批評家說：『史女士著『Uncle Tom's Cabin』，不過要發抒她的抱負；但是她寫『特賚特』，是因爲她不得不著書的緣故。』自古以來，

有的因爲要表白自己而著作，有的因爲不得不著作而著作；目的不同，趨向就各別了，但是無意識的事物，是永不會歷久的；未成熟的作品，是永不會不朽的。這是應當明白。

青年的創作家啊，你們不是要想感動讀者麼？但是倘若你們懷著靜止的，沈默的心理，那麼我可斷定你們永不能撥動讀者的心弦了，你們只能使讀者的心，發生一種相對的，類似你們的情感；因爲原動力和反動力，是相等的。所以作者要將自己不會經歷的東西，胡亂介紹給讀者領受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無審美，無生趣的，淺薄的東西，斷不受人歡迎的。作品中主要的品性是圓滿，美感，和人生的興趣，——這幾種品性，只有你自己可以注入的，而且所注入的，必須是你自己的；要是不然，那作品一定是淡漠的東西了。

人格——個性——是最足感人的東西。處現在活動的世界，大家對於事實，

經驗，和人類的競爭，是很有興趣的。作家必須經常接觸生活競爭的大戰場，專事理論是不行的，個性必須發展才是。

編輯先生們常常說：作品最大的缺點，是少活動，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缺少興趣，精神，美感，和引人入勝的魔力，一篇中的詞句，有的是很條直，很清楚，很工整，很精緻的，但是還沒有生活衝動的表現呢。所以若要想做不朽的著作，你自己先須培養神氣。青年的創作啊，你不是要形成你的所有的，要發表你個性的著作麼？但是，你已經根據你所有的經驗，設計描寫了沒有？在落筆以前，須用一番沈潛的思索，使得這活潑潑的思潮，湧躍紙上，像生龍活虎一般；因為文章含有一貫的血脈，文字的組織，也有感應的作用，同電氣一樣。

諾利司說：(Frank Norris)『我不願做文學的東西，我却是喜歡寫生活的作品。』自然，生活確是非常的需要；但是有許多青年作家，却做着文學的工作。

這不是背道而馳麼？要之，凡是能佔優勢的作品，總是能控制意志的東西。意志的動機，須依人生的熱血而震動；否則這本書，或這篇文，必定是冷酷的，機械的，無生氣的東西了。有許多作品，是沒有色澤，德性，興趣，和特殊的背影的，所以不受人家的歡迎。Ovek k'lbace — 班創作家，他們不會受過學校教育，又不是胸羅萬卷，為什麼著作會亙古不朽呢？這是因為他們寫實的緣故。思潮湧沸於內，著作發表於外，是極自然的，極有力的，去表現極真實的事物，并不斤斤於字句上的琢磨的。假使他要作不朽的事業，而拘拘於文學的形式，那麼，南轅北轍，作品自然是不會流傳了。

普通的心理，常注意於極大的事物，——事物之遼遠而反常的；——而於近在目前的東西，反多疏忽，好像這幾種單純的東西，不能夠引我們的思維力似的。譬如星宿，是夜夜所見的，極普通的，而大部分人，還不明白星宿到底是什

麼呢。青年的創作家，常採用特別的題目去立論，這是一個大的錯誤！要曉得普通人是歡喜普通事物的，即事物之屬於日常生活者，凡日常的經驗，和常識，能動人興趣的，——像友誼，相愛，痛苦，競爭，勝利，人類的歡樂諸端，——最爲相宜。如果作者能夠效法施各德，(Scott) 愛謀遜，(Emerson) 一流人物，用日常生活中慣見習聞的事，在普通中提出特殊的論點，去著書立論，方能成功。這是因爲惟有生活的思想，是有感化，撥動的作用，好像用鐵質攪入讀者的血脈裏，使他們的精神都抖擻起來。

凡心中所無者，決不能形諸其外。大半作者的作品，乾躁而乏興趣，這是因爲他們沒有合理生活的緣故。他的作品，好像疳瘡的病夫，却大言不慚來講體育；無論他論旨怎樣，單說他的形貌，已是極惡劣的證據了。所以能有充實的生活，然後有美滿的著作，留美滿的印象。安琪兒 (Angel) 有不朽的精神，然後有

不朽的畫片；辣菲兒（Raphael）有偉大的人格，然後有不朽的令名。因為天然的作品是同生活上血性有關的。當他落筆的時候，他可說是描寫自己，好像雕刻家臨摹他自己的肖像，在縱橫一幅之中，現實他的理想，情緒，經驗等等。所以人非有偉大的人格，難成不朽之作；非竭畢生之力，難期感人之處，人必發揮真我，否則，其作品不過是虛偽不全的片段罷了。

從前我聽過牧師佈道，名儒講學，他們都有流利淵雅的口才，然而我總是不信；這無非因為談鋒之後，沒有人格去輔佐他們。我想對於作者亦然。我們當誦讀作品時，總覺得提示中，缺少特性。

偉大的人格是作者惟一的柱石；大作家，在他的筆底，有極大的人格去輔佐他，否則，我可斷定他的作品是無足重輕的；

倘若你要將著作一鼓舞讀者，那麼你的意志，須用嚴格的訓練；你的興趣，

須。經。切。實。的。培。養。你。的。靈。台。上，須。預。藏。那。豐。富，審。美。的。東。西，好。像。一。個。電。池，會。有。感。受。的。作。用。的。編。輯。者，當。他。過。目。惡。劣。的。作。品。時，常。對。自。己。說：可。憐。人。呀，他。已。經。走。錯。了。路。呢！他。頭。腦。中。有。很。多。塵。埃。哩！他。對。於。世。界，並。沒。有。什。麼。使。命。呢！他。硬。要。做。文。章，其。實。是。沒。有。什。麼。的。他。並。沒。有。不。可。復。遏。的。思。潮，不。可。節。制。的。情。緒，和。確。切。不。移。的。觀。念；他。不。過。無。病。呻。吟，出。風。頭。罷。了！

有。經。驗。的。讀。者，能。從。書。本。上，看。到。作。者。底。人。格。他。指。出。作。者。的。游。蹤，經。驗，教。育，環。境，尚。友。種。種，因。為。作。者。所。寫。的，不。過。把。他。所。有。的。形。成。罷。了。作。品。是。作。者。個。性。的。表。現，所。以。讀。了。作。品，就。明。白。作。者。的。人。格。了。青。年。的。創。作。家。呀，你。們。須。同。生。活。多。多。接。觸，將。個。性。切。實。培。養，在。落。筆。之。前，須。得。慎。之。又。慎！

莫爾頓是如此的解釋了『生活』和『著作』的關係，他從各方面的理論與事實之中，指出了青年的創作家，如果要產生偉大的作品，必得和『生活』多多的接觸，

必得要刻苦的鍛鍊自己的人格理論。

青年的創作家諸君！爲什麼要多多的與生活接觸，爲什麼要在創作之先，先充實你們的生活，並鍛鍊自己的人格呢？現在，你們是大概可以了解了吧。

所以——

青年的創作家諸君！若果要希望有偉大的成就的話，他們必須產生偉大而優秀的作品，作品的偉大與優秀，完全是以作家的人格作爲唯一的礎石，以作家的生活是否充實而定的；這樣，每一個作家，在創作之先，就要鍛鍊他們的人格，就要充實他們的生活，那是毫無疑問的事了。

這一點，我可以再用歌德的話來充實。

他在『少年維特的煩惱』裏曾經寫着：

『——我讀書的機會少了，所以非真合我的興味的我不讀。有種作家是我頂

愛的，我能在他的作品中發現出我的世界來。如像我周圍的境地一樣，這種作品我是非常喜歡，非常合意，就如像我自己的家庭生活一樣，雖然不是個樂園，但是總是一個不可言說的幸福的源泉。」

在這裏，我們是可以更進一步的證明，一個作家在作品裏所描寫的生活，如果那作品是優秀的話，必然是整個的社會生活的縮寫，而不僅只是作家個人生活的反映，這樣，作家的脈搏與讀者的脈搏，才能相契，作家纔能作為一代社會的代言人。

關於『生活』這一點，是應該再加說明的。

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發展的看到：

真正創作家的創作之刀，決不僅在水平的人生上揮舞，必定深深的插入人生——也可以說是自己——的靈魂裏，然後慢慢地拔取其刀，流出生命之血——即

靈。魂。之。血。；。使。讀。者。啜。其。血。以。加。增。生。命。之。力。量。，。救。濟。靈。魂。之。飢。荒。：。這。種。藝。術。，。纔。是。醇。化。的。藝。術。，。才。能。夠。與。我。們。的。生。活。保。持。最。親。密。的。關。係。。

總之——

『不。同。生。活。接。觸。，
不。能。為。生。活。的。著。作。；
不。鍛。鍊。自。己。的。人。格。，
無。由。產。生。偉。大。的。作。品。』

這應該是最後寫下的結論。

「文學家應該造成自我，應該做公平的，真誠的人，應該使道德盡量的發展，應該會看，會聽，應該用自己獨有的話語，表現自己心中的呼聲。」

在俄國的萬雷薩夫的『甚麼是作文學家必須的條件』裏，我發現了上面的一句話。

這句話的最主要的部分，就是說，每一個作家應該努力的表現自我。

爲什麼要表現自我呢？

表現自我又應該作怎樣的解釋呢？

這就是在與生活接觸而外，我想告訴你們的主要的話。

『青年的創作家應該努力的表現自我』

爲什麼我們對青年的創作家有這樣的要求，要求他們表現自我，來完成他們

的創作上的任務呢？

葉聖陶是如次的答覆了問題。

他在『讀者的話』裏寫着：

尊貴的作家，我是個讀者，我要誠摯而爽直地向你們說幾句話。

如其你們並不願意我認識你們的心靈，你們的心靈的動盪，如雲氣的自由卷舒，如波瀾的隨意生滅，不爲什麼，當然更不是爲我；那麼，請你們把這些卷舒生滅之跡深深地藏在心裏，不用寫出來，更不用給我看見。

如其你們興會忽來，想把這些痕跡留在紙面上，如小孩子畫一個從額頰生出手足來的人在牆上，學生寫無數不連屬的單字在課本的封面一樣，這也是你們的自由；但是你們自始至終不會想到我，就沒有給我看見的必要，還是請你們把這些痕跡關在你們的抽屜裏罷。